

铜陵古城郭记

□朱斌峰

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城郭以蜿蜒的城墙、高耸的城门，在古代是一座城的标志。一座城郭，承载着一地的平安和繁盛。

铜陵小邑，初无城堞。此地唐末始于古镇顺安置县义安，南唐保大九年(951年)改义安为铜陵县，移治于今五松镇，后历千年县治未迁。县治所在地本为唐时铜官旧镇，小而破旧。南宋文学家周必大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溯长江上行，经过铜陵县时，一位閩姓知县接待了他。他在《乾道庚寅奏事录》中有数百字记载了在铜陵的所见所闻：“午时至铜陵县，泊绣衣亭下……五里有宝云寺，李白祠堂在焉。十里有铜坑。邑在乱山中，殊陋。”至明初，县治仍无城池。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诗《过铜陵》即云：“邑小无城郭，人欢有岁时。谁怜江上影，悬弄五松枝。”——一座无城墙之县的城建面貌可见一斑。

明初，铜陵毗邻的芜湖为富庶之地，常遭倭寇袭扰。万历二年(1574年)，倭寇又盗掠芜湖，县库失银一万二千八百余两，其他损失无算。此事引起朝廷重视，责令操江都御史予以

整飭，徽宁兵备道副使冯叔吉，移檄文责令沿江各县修筑城池，以防患于未然。次年，时任铜陵知县的姜天衢，亲躬其事，率官民修筑城池。此项工程从此年三月兴工，至十月由继任县令黄缙续竣。城墙落成后周围七百丈，高二丈一尺，厚一丈二尺，垛口一千二百三十窝，铺五间，立门四——东曰仪凤，西曰临津，南曰涌洲，北曰惠泉。门各有楼，有月城。尚书赵锦撰有《铜陵新城记》，称其城“完好坚壮，望之屹然”。(乾隆丁丑《铜陵县志》)城墙东南西北门到县衙都不足一华里，铜陵坊间曾流传着一个民谣“小小铜陵县，近看破猪圈。老爷打板子，四门都听见”，并非完全是夸张之语。城墙修筑后，城内只有一条长约一里的中街，渐渐形成东街、中街、西街，纵横起五显巷、太平巷、庙前巷、拐角巷、扬州巷等，又先后修起对外的四条路，由此小小县城日渐人烟辐辏繁华起来。每一座城池都有护城河。明万历六年(1578年)，护城河开凿。铜陵县城地形有些特殊，北面有天王山，西有笠帽山。这条护城河只能在东面和南面，由城下迂回，再从县河口入长江。县河全长约十里许，以“一泓清水百里雾，带似形兮玉是颜”而得名玉带河。

此后，铜陵古城墙屡有修葺。万历十一年(1583年)，江西金溪人熊蓁臣，由举人任铜陵知县。是年冬月，他

疑虑县城经脉不畅、文运不顺，遂移东门正东向，易名曰“启文门”，改原仪凤门为便门，俗呼为“小东门”；移北门正北向，易名曰“贞城门”；将小北门惠泉门闭塞，对正北向重开新门，取名贞城。至翌年仲夏，全工告竣。县治东二里许，有山正当县城东门前，俗名断头山，他将此山易名鳌首山，并建伏魔大帝祠于其上，以祀关羽，故又称关圣祠，俗称“红庙”。如此折腾后，此地文气似乎更不顺了，于是民怨纷起，历年皆有人向官府反映拆改城门之事。后有人将西临津门改为“济川”，南涌洲门改为“涌泉”，同时重新开启老东门仪凤门，更改了一个盼盼科场兴旺之名“聚奎”，从此铜陵县城就有了五个城门。

潮来汐去，世事沧桑。铜陵古城墙后毁于明末，乾隆《铜陵县志》载：“明末，左良玉兵南下，尽夷城堞。”明毅宗崇祯十六年(1643)，明末将领左良玉兵下江南，沿途劫杀，并领兵20万屯兵池州。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李自成部进入湖北襄阳，左良玉不敢与李自成部交战，乘船顺江东下，率部行至九江途中病重而死。后其子左梦庚发动兵乱，入铜陵城后大肆劫掠，毁废城墙，令“鸡犬无噍类”，连知县都被杀害抛江。左梦庚破城时在城南扒开一个大缺口，大清立朝后官府不想花钱补上，就稍加整理供人进出，取名小南门。

铜陵城郭倾圮后，清代知县蒋应仔、刘曰义皆有补筑城垣之举，虽经数次修补，断垣残壁已无法恢复元气。上世纪50年代初，因县城发展需要，铜陵古城墙尽行拆除。北门惠泉门拆建为县小农场、县委党校，附近惠泉巷、今五松镇惠泉社区仍使用了惠泉门这一历史地名。东门拆建为县人民大会堂、城关幼儿园，东南门、南门和小南门拆建为县银行、新华书店、文化馆，西门拆除建设为铜陵县国家粮库。庙后巷未拆除，上建县委招待所与百货公司，而荷花塘原是县署西侧大约五百平方米的方塘。县城百年间只有一条约两华里不到的老街，房屋拥挤破旧，多为平房店铺，少数手工作坊，街道狭窄，平均宽度不到四米，以麻石条铺就。南北向的人民路和东西向的建设路，均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建，两路交会处俗称“十字街”，此地为城区繁华所在。而护城而流的玉带河东段于上世纪90年代，曾用预制水泥板覆盖，上建一排二层小楼形成城东街。本世纪初城东街拆除，建成江南文化园。又因城南路拓宽，玉带河南段近城部分被填平，远城部分仍由改造后的黑砂河从马寨矶而入大江。

“山横雉堞抱人家”(姚旅《鸡笼山》)。古城墙，无论雄伟壮观还是沉稳厚重，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见证着岁月的烟火。



春晨

李昊天 摄

浓浓米粬香

□胡美云



朋友回故乡过年，离乡的前一晚发来信息，点开看时，熟悉的柴火大铁锅，锅里是冒着热气的一面已经煎得金黄了的米粬，这样的故乡味，对于已经远离故乡许多年，已经许多年未曾吃到过地道的柴火米粬的我来说，瞬间撩出了心间馋虫，同时，记忆深处那些和米粬有关的画面也立即跃上了心头。

儿时记忆，母亲只有在过节时才会做米粬，像农历的三月三和七月半，因为做米粬既费时间又要花钱买馅料。也有例外的时候，像每年正月十五送完年后父亲要出远门去挣钱时，母亲也会在父亲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为父亲做上一些米粬，给父亲带着在路上当干粮吃。

记忆里，年后的天依然很冷，晚饭吃好收拾好厨房，母亲就催着我们姐弟洗好脚到床上去，但是知道母亲要做米粬兴奋的我们哪舍得早早上床，母亲只好搬了火桶到厨房，让我们一边烘火一边看着她做粬。

一切准备妥帖，母亲便忙开了。她先将早已备好的米粉倒入一个大瓷盆，缓缓加入温水，一边加水，一边与我们念叨：这做米粉粬啊，和粉一定要温水，冷水揉的粬煎不熟……水加好后母亲开始用筷子搅拌，不一会儿，米粉就变成了絮状。接着，母亲

使用双手快速的去揉米粉。母亲的手很粗糙但很灵巧，不一会儿，面团就成形了，变得光滑细腻，像一块温润的白玉。

揉好面，母亲开始做米粬，虽然我们也极想动手尝试做粬，但母亲不知道是怕我们浪费食材还是怕洗好手脸的我们搞脏再洗太麻烦，直接打消了我们动手的念头，只能看着她做。母亲做粬也快，捏个小米团放在掌心，轻轻搓圆，再用手指按压成薄片，随后舀起一勺炒好的馅料放在上面，母亲的手指点动地翻飞，将薄片对折，沿着边缘轻轻捏合，再放在手心揉几圈轻压一下，不一会儿，一个白白胖胖的米粬就成型了。

做好的米粬，被整齐地摆放在竹筛里。母亲将竹筛放在一旁，开始到灶下点火煎米粬。她往锅里倒入少许菜籽油，等油热后，便将米粬一个个放入锅中。“滋滋”的声响瞬间响起，米粬在油锅里渐渐变成金黄色，香气也随之弥漫了整个厨房。母亲在灶口添一会儿柴就要站到灶台边，不时地翻动着米粬，确保每一面都煎得金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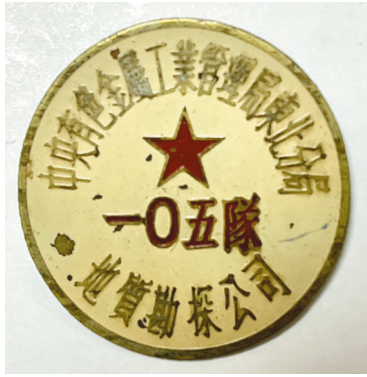
坐在边上闻着浓浓米粬香的我们早已垂涎欲滴。第一次出锅的米粬

理所当然的进了我们几张小馋嘴里。母亲做的米粬极好吃，外酥里嫩，尤其是豆干芹菜肉丁馅的，馅料的鲜香与米粬的软糯完美融合，那味道如今想起，鲜香仍在，叫人回味无穷。

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每当看到米粬，总会想起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想起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米粬香气，以及在边上快乐的等着米粬出锅的我们。那一个小小的米粬，不仅是父亲旅途中的干粮，也是我童年温暖记忆的一部分。

现在科技发达，外出交通便捷了很多，城市间的距离不变，但乘车时间早已成倍速的缩减了，出门备干粮也已成了历史，真要备些途中小吃当作旅途消闲，去逛一趟超市就什么都有了。

朋友的母亲为他做的那些米粬，是让很久才回一次故乡的他尝一尝记忆里的故乡味。而人到中年，能在故乡在老家的灶台边，在浓浓的米粬香里，陪着在灶口添柴的母亲聊聊天，说说儿时事，这样的场景，才是让我们深深眷恋着的——关于故乡，关于童年，还有那时还年轻着的母亲。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证章，这些证章往往与特定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象征着荣誉和历史的记忆。

笔者收藏的诸多证章中，有一枚铜质镀银圆形证章，它与有色金属有关。这枚证章直径3厘米，厚0.1厘米、重量5.1克(如上图)，是中央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东北分局地质勘探公司颁发的。

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恢复工作，首先从东北地区开始，1946年，黑龙江省解放区恢复了乌拉嘎、乾腰子、漠河等地的黄金生产，并分别设立金矿局，1950年左右恢复了一些日寇留下来的冶炼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矿产资源紧缺，国务院要求地质部门要走自己找矿的道路，按照“地质工作集中力量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寻找矿藏的地质大勘探。

“开发矿业”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关心的头等大事，毛主席多次与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商谈，面对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的国情，毛主席曾经寓意深刻地提出：“要大打矿山之仗。”他



带父亲看病

□董改正

父亲全身瘙痒，打电话要求我接他到城中看病，准备住院半个月。

于是，父子二人，一路山水追逐，迤逦往小城而来。这次坐的是回头的士，人各20元。路程前半段，与三十年前基本重合。三十年前，父亲挑着我住校用的全套家当从湾村出发，扁担如弓，随步而颤，吱吱呀呀。沿枫河河堤走到渡口，过渡，左转，复行半里地，便到了我们今日所行的道路。那时候，我们坐的是三轮车，本就蹦蹦跳跳；这条路又是全程坎坷跌宕，车颠上路簸，根本坐不下来。整个路段，我都是斜欠着身体，屁股不敢坐实，双手紧握着车篷龙骨，就像吊在枯藤上被大风吹动的干葫芦。即便如此，跌宕中，屁股与木凳电光火石的撞击，尖锐的疼痛沿脊椎瞬击大脑。因为行李过大，父亲与司机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多付了一个人的车费，五毛钱，还被迫坐在车的最后，我真担心他会被甩到车外。

如今的路平坦如镜，车开得丝滑，如船碾过细浪，一路金光。二十多分钟后就到了长江大桥。大桥庄严，横跨南北，铁索如同巨臂，斜拉天地间。父亲“嗯”了一声。他应该是想起那一天他下车后，我们在北垸轮渡坐船的事了。那跳板也是斜的，颤颤巍巍，几近七十度角，连接着船和码头。父亲挑着担子，逡巡不前，后面的乘客催着，谩骂着，推搡着。那时候的我是“忤逆”的，我为他的怯懦感到羞耻，耳根发烧。他终于走上了跳板，小腿肚子紧绷着，在剧烈地颤抖。他在害怕，他没有走过这样的路，随时可能摔下去，那跳板也是斜的。他走得很小心，终于踏上了船甲板，他把行李堆放在一个稍微干净的地方，靠着船帮，看着我，让我坐在被子上。汗水冲开了他脸上的积尘，如同暴雨后被冲出条条沟壑的山路。他的牙齿在喀喀嗒嗒打架，他好像站在风雪中，小腿在得得地颤抖……

大桥的坡度如同瑜伽女子的后背，弯柔得如同一首温婉的夜曲。的士贴地飞行，如同沿着波峰起伏。斜拉索刷刷地后退，五分钟后，便通过了收费站，来到了江南。我拿出手机，给我的医生朋友发消息，说大概十五分钟就能到了。父亲前两年来过小城，但此刻他已经完全迷失方向了，他望着迅速退去的风景，一脸茫然。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在第一冶炼厂下车后，父亲挑着行李在前面引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下车地点的，初入城市的我，看着一模一样的楼房，就像迷失在茫茫大海上。他停下来，行李在肩上轻颤，他给我一一指认：这是铁轨，这是运煤的火车皮，这是枕木，这

把地质部形象地比喻为“地下情况侦察部”，曾指出“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色金属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在全国156项重大建设工程中，有色金属工业有13项。

全国刚刚解放时，还没有成立地质勘探部，所以有色勘探这块归中央有色金属管理局当地的分局管理。该公司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部分，曾经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后来经过多次变更和发展，成为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钻探公司成立于1952年7月，1953年4月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地质勘探公司，该机构在我国的矿产资源勘查和地质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和重要贡献，向国家提交了40余处矿产地，铜陵市有色金属矿就在其中。

中央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东北分局勘探公司一〇五队这枚证章的历史价值，不仅是集体荣誉的象征，也是中国地质勘探事业发展的历史重要见证。新中国第一代地质勘探队员们把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在荒山野岭，在大漠深处，在高原，在湖海，带着对祖国和人民忠诚的初心，去寻找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宝藏。他们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奋战在最艰苦的地方，把青春和热血留给了无尽的岁月……

是炼钢厂的大烟囱。他没有来过，却完全不惧，似乎将自己的城市一一托付给我。

下车，过马路，车如流水，连绵不绝。我拨通了电话，朋友让我直接去他办公室，我连连点头，回头却见父亲站在马路中间，手足无措，就像一个站在即将沉没的孤岛上的孩子。我大步走过去，车子纷纷停下礼让，我伸出手，他一把抓住，紧紧地攥紧，就像落水者紧抱着救生圈。终于上了人行道，他却不肯松手，他是害怕弄丢了自己，城市太大，道路太多，人太多了。让他失望的是，医生只开了一百二十多块钱的药，根本就没有让他住院的意思。“不用住院吗？住半个月就好了。”他说。医生笑了，说这是炎热引起的，没有大事。父亲怅然若失。我说，你到我那里住几天吧。他说他要回家放牛。不用住院让他丧失了所有被关注的理由。

乘电梯下楼时，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每一次都是客满。终于等来一个空位，我把他推进电梯，在电梯即将闭合之前，大声嘱咐他在一楼电梯口等我，千万不要乱跑。他惊悚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恐惧，他怯怯地点头。我连忙跑开，从七楼楼梯往下跑去，我要尽快地出现在他面前。

但是，一楼楼梯口没有他。我问管理员阿姨，比画着他的形象，她说没在意。我连忙乘电梯上七楼，没有，再疯跑下来，还是没有。我跑到二楼，没有；三楼，没有；四楼，没有；五楼、六楼，也都没有。我咬牙切齿：“你真不让人省心啊！”我想到了求助医院服务台，但又知道那是徒劳，他听不见。我在一楼大厅里转来转去，不敢离开，又不敢坐等。我想起三十年前的那天，我进了一个商场去上厕所，他挑着担子在外面等我。我出来时，我走错了门，立即就像走进了另一个空间，本就不熟悉的景物，此刻完全陌生。我吓坏了，紧咬着嘴唇，不肯问人，怕丢脸，怕被嘲笑。我无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我沿着超市前的小街向前走，我知道我在离原地越来越远，可我却不能停在原地。完全迷失了方向，恐慌席卷了我。正在我走出满身汗水满脸泪水时，我听到他的声音：“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他扑了过来，把行李丢在车来车往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那一天我们到校时，已是黄昏。

我忽然看到了他，他晃动着双臂，就像在匆匆赶路，仿佛有笃定的目标。我忙快步走过去，一把抓住他，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他也一把抓住我，说：“我怕你走错了，我去找你了。”

儿时的包装纸

□寇俊杰

从古时候的“买椟还珠”，到现在的包裹快递，买卖东西几乎没有不包装的，而且往往追求“过度”包装，美观大于实用。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东西的包装尽管非常简陋，但手法和风格却简洁大方，显出别样的朴拙之美。

那时候人们的衣食尚不丰盈，包装主要是为了便于携带，最常见的是纸质包装。去点心铺里称一斤饼干、酥糕什么的，售货员用食指和拇指从成摞的正方形的黄麻纸上捏出一张，铺在玻璃柜上，拿出称盘铲上点心，多退少补地称好，顺势倒在纸上，然后放下称，两手麻利地左一折，右一叠，瞬间把点心包裹得四四方方、严严实实，再压上一张红纸，扯出从柜台上方垂下的黄纸绳，交叉、翻转，三下五除二，眨眼工夫，黄纸绳就捆扎成或是十字花，或是井字形的包装，最后再打一个圆扣，剪下绳头，递到顾客手上。顾客呢？付了钱，把点心拎在手上，感觉着点心在手上晃晃悠悠，心里像是有了底气和神气，步态也跟着晃晃悠悠地走出门去。这样的点心走亲访友都拿得出手。那些年，年幼的我也常跟着父母去买点心，有时也会有亲友拿着点心来我家串门。最后点心吃完了，母亲还会把黄纸绳盘起来，不定什么时候捆东西用，包装纸也收起来，或包东西，或给我订成练习本、演草本，那纸是用麦秸做成的，因为我在上面发现了麦秸的碎片。

那时村里有集会，过年前、正月里、麦收前都有，我们小孩子最关心的是会上的零食，特别是一分钱一小勺的大绿豆，卖豆的一般是专门串村赶会的老爷爷。我们拿着父母给的零钱，一分、两分地递给老爷爷，老爷爷会笑眯眯地从担子的一角拿出一张纸，它或是哪本书中的一页，或是某个孩子的旧作业纸。老爷爷在腿上把这张纸简单折一下，出手时就成了一个圆锥形的袋子，有棱有角。然后他从瓷盆里挖出相应数量的绿豆，倒在袋子里递给我们，我们就用手捏着一个一个地吃，或几个伙伴每人几粒分着吃。老爷爷不知道是怎么煮的，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不过，还应该感谢这个包装纸，能让我们慢慢地吃，慢慢地享受。如果有机会去县城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能买上一毛钱的瓜子，也是这样的包装，只不过稍微大一些，边嗑边看，那更是绝美的享受。

儿时的包装没有塑料袋、纸箱、泡沫板，就是包猪头肉也是一面光滑的牛皮纸(肯定不是牛皮做的，只是相对结实的黄麻纸罢了)。简朴的岁月，用的也是同样简朴的包装纸，但包装着丰富、快乐、有味的童年生活。

